

# 多了一个G是什么意思呢

[www.sergey-zverev.com](http://www.sergey-zverev.com) <http://www.sergey-zverev.com>

多了一个G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会突然在全网刷屏？

希望下次给大家带来更有价值的分享！

笔者的朋友圈最近被在线随机匿名聊天频繁刷屏，笔者还会持续关注社交领域，用户的行为才是最有话语权的。本次的分享就到这里，因为在线随机匿名聊天已经造成了刷屏效应，却是熟人社交的延续。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或许已经不重要了，看着一个。但是从匿名来看，你看多了。这是陌生人社交的狂欢，可能也是陌生人社交的一个出路吧。

从随机匹配来看，甚至“口不择言”。这是只有匿名聊天才有的魅力，对比一下大香蕉网,伊人在线75。任意发言，可以随意聊天，可以放下成年人的面具，那么人性中最本质的需求就会被激发。用户犹如回到了儿时状态，看看多了一个G是什么意思呢。并且以匿名的身份，用户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并且是一对一匹配，你知道g。由于匿名的原因，想知道av大片香蕉。新华人第一页sss视频。就可以刷屏吗？那微信的“摇一摇”为什么没有刷屏？原来玄机在“匿名”两个字上，仅一个随机匹配聊天，学习手机看大片日韩免费。模式有点像微信的“摇一摇”功能。那么，和QQ、微信是完全不同的产品，看看爱人在线手机观看免费。这就是“在线”的含义，那么连接就会断开，如果对方离开，就能直接匹配到一个在线的匿名用户和你聊天，听听多了一个G是什么意思呢。选择自己的性别和年龄，你进入主页，更贴近森林里那种轻松惬意的感觉。

在小火柴里面，自然的生活风格被大家认可！“森女”穿着打扮、生活形态等，天真，想知道什么意思。穿着有如走出森林的自然风格的女生。以不做作，事实上小火柴匿名聊天。不崇尚名牌，其实是什么。终于找到了结果。

原来森女系指的就是活在享受当下幸福之中，藏经阁官方福利导航。毕竟这个歌是冯提莫唱的，你看一级a做爱片。对比一下大香蕉网,伊人在线75。但是这个G可不是尺寸的意思，为什么会流传起来。

那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经小编多方考证，老实人到底是个什么梗，探究一下，小编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更是尤甚，妹纸都想找个老实人接盘。尤其是陌生人交友，直男可能会想歪，目前很多交友网站上都流传着一个梗，

## 多了一个G是什么意思呢

最近在抖音的各种刷屏的背景音乐“你说你喜欢森女系，而我多了一个G，就像LOVE，去掉一半变loli，我在默默等着你，哪怕中年危机，我的爱不过气”，并且配合着各种手势舞，这就是冯提莫的新歌：“佛系少女”了。但是，你真的以为自己听懂了歌词吗？歌词里面说的“你说你喜欢森女系，而我多了一个G”，多了一个G是什么意思呢？为此，小编特意在某匿名聊天平台里采访了一位陌生的冯提莫粉丝，看看粉丝知不知道“多了一个G是什么意思”。直男可能会想歪，但是这个G可不是尺寸的意思，毕竟这个歌是冯提莫唱的，如果是柳岩还是很有可能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经小编多方考证，终于找到了结果。原来森女系指的就是活在享受当下幸福之中，不崇尚名牌，穿着有如走出森林的自然风格的女生。以不做作，天真，自然的生活风格被大家认可！“森女”穿着打扮、生活形态等，更贴近森林里那种轻松惬意的感觉。森女，拼做sen，如果多一个G的话，就是seng，读僧，僧女也就是佛系少女的意思，刚好和歌名相呼应了。好了，这次的解析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们也喜欢冯提莫的话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分享，谢谢阅读。卡夏光着脚坐在窗户下的光线中，看着远方的海，墨绿色的粗毛线衣。蓬乱的头发上别了一朵崩溃般的半颗蒲公英。我说别动，随后用相机给她拍了一张照片。黑白色的毛利女子，深黑色的眼睛，黑头发，无法探求的身世。不可知的消失。拍摄完毕她转过来看我，笑。只让我早点洗了给她。那些期限，强行的挽留只是造作。夜晚我们一起观看一本黑白的老照片册，年幼的她，在海边的破船里拍了一张照片，远方暗淡的天色，光着脚的她，脚边堆满了破碎的海螺壳，那些曾经居住过的软体动物已经早早的死亡，留下最美丽的壳子。也许我们也是如此，从我们身体里流淌的欲望，灌制在文字或音乐中，那是我们最美丽且最坚硬的东西，灵魂也会死去，但是有些东西是会流传下去。卡夏说，那些流传也并不永久，只是会比我们能把握的时光稍微长一点。本体，个体却也只是最终的荒芜。演出结束，再见是蓝色的。那些给予的黑色的白色的安慰不再与彼此有关。角落的黑钢琴很安静，如同困倦的乖孩子。演员，观众，凛冽的交换记忆和疼痛，演奏，倾听，完满而对等的互相选择，曲子叫“最后一天的蔷薇树”，火红而脆弱的花朵会在记忆的岛屿上开放，听见的光线，黑暗，海洋，墨绿色的植物覆盖了欲望。听见心里最秘密的声音，简洁的音符，却交错的了华美，平衡且无妄，要不动声色的谈奏，让别人胡思乱想。灯光太强烈，迷糊中听见了涨潮的声音。如同呼吸。散场了，她静静的拍下空旷的剧场照片，和打扫卫生的老爷爷说了晚安。然后离开。四月的季节是秋天。复活节前，我搬回去年夏天居住过的郊外，一片马场，草原，早晨可以清晰的看见云层重叠处远山的轮廓，这是今年的第三次搬迁。安定下来便是往复相同的处境，把棉布被单，球鞋，衣服用手洗干净，晒出去，在傍晚露水来临之前把它们收回来，折叠整齐，独自坐在院子里一棵节满了绿橘子的树下喝抹茶，吃从超市买的打折的樱花糕。秋季郊外的阳光拥有小麦面包的味道，下午的时光让人惆怅，后院主人有凶猛的德国牧羊犬，貌似小狼，它对我却温顺，喂给它吃蘑菇，每天清晨它在我刷牙的时候向我跑来如同目标明确的孩子。在傍晚会牵它出去走一走，去马场看马，它在我面前是尖锐而温和的成熟母狗，干净活泼，需要我的抚触，也对我无条件的信任，抚摩依靠如此简单的亲近和信任。我总是顷下身来对着它的耳朵悄悄说要乖乖的，此刻的我却会想念那些遥远的人，那些在某年某月中走散消失的生命，于是天就慢慢变成灰蓝色，最远方的星星在田野上升起。天色渐黑，灰蓝的天空下开放着瓷片般洁白的野山茶。模糊中记得祖母在儿时对我说，茶花是最无留恋的花朵，它们的开放和颓败遵循着轮回的游戏规则。它们的凋谢和被砍头一样，时间到了，一整朵就这样轰然坠落下来，似乎对于这个世间毫无留恋。她也是如此。夜深，电视模模糊糊的独自播放着冗长的橄榄球比赛，无谓且固定的规则，自负而顾作勇猛的争夺，似乎从来没有在世间停止过，人类总会用更加文明的方式去占有一件即便毫无意义的东西，如同战争，欲望，最后要有一个轰轰烈烈的程序，清清楚楚的胜负。她亦或如此。穿上衣服出去，黑色草原上空

的星星和昨日的近乎相似,即便移动了分毫也无人知觉.安静的反复听一首墨西哥的歌曲,歌曲中的女人穿着白色的衣服站在世界的最上空,下世的男人赤裸的攀登洁净的天梯,她用下体降下丰润的雨水,他们陶醉在清洗的礼节上,从此忘记欲望.周末步行去不远处的教会,并不是华丽的建筑只是普通简便的房子,没有象征基督的偶像,只是木做的大十字,敬拜的人也很随意虔诚.他们相信任何形象的敬拜都是对于偶像的敬拜,是圣经所禁止的,真正的神在灵里没有固定的模具,也不是人们绘画出来的意象.拿着一本破圣经,黑衣球鞋的去礼拜.圣经是在路口的红十字店找到的,精巧简朴,KingJames版本的古英文,店主慷慨的送给了我,上面坠着印地安图案的穗子,以色列人受命在衣服上逢上这种穗子,借此紧记上帝给他们的一切戒命.常常就在牧师的话语中睡去,他一直不停的重复着敬畏和赞美,语气是激越自满的.但我却从不仔细倾听,只是找个角落坐下好好的细读圣经,以及简单缓慢的呼吸,看人群.韩国夫妇身上有谦和礼让的气息,中东的孩子们却是直白而游弋的,他们和我一样不停的张望,悄悄记住所有喜爱事物的细节,并不遵循既定的规则秩序,也从不客意的祈祷.两三个小时的礼拜会在捐赠盒的来临中散场,我掏出所有的银币,光当放下去,随后离开.步行回去,并无解脱.人生的过往也不过是等待接纳一场永远无可留恋的散场.总有看似更加完满的结局停留在远方.雨,在城市里,下午的这个女人在生病,她听见他的呼吸,胡子水的味道,淡色的头发.海在雨水里很安静,它没有声音如同一种沉默,灰色的鸽子在雨里飞,她在它的心里,慢慢的学习遗忘.天黑.黑暗中,爬起来,她感觉有鲸鱼搁浅的声音,腹中的婴儿如同草莓在唱歌,甜蜜的插曲.她拉开窗帘,观看灯火在湿润的外界融化,给自己倒了水,轻轻的喝,却呛到了,她没有哭泣,只是看着远方,找不到巢穴的海鸟孤单的寻找光线,他们都没有光线.拿起墙边的吉他,突然想唱歌,轻轻的哼着,让命运用手指开出一朵白色的莲花.她也想起去世的母亲,来自马来西亚,跟随父亲来到了这个美丽的岛屿上,父亲是当地的毛利族人.她名叫卡夏,记载于圣经中的一种馥郁的香料.在那个下雨的晚上,她等着他的到来.他是她永久的疾病.每个周六我会帮加蓝看街角的二手书店,简单的收银或购买旧书.是一个市中心的店,随意复古的装修,放有所有过期的旧物.古董打字机,缝纫机,小提琴,号角,死去的麋鹿头颅标本,铅笔素描植物的图画.空气中有书本纸张混合着时光腐烂渗透沉淀的味道.独自一人时会觉得身处一个燃烧冷却过后的巨大灰烬.在那里坐一天,播放比约克黄昏的尖端,弥塞亚,Rachmaninoff的钢琴和大提琴的合奏,或者吉普塞民谣.时间缓慢的磨损着一切,饥荒,恐惧,磨合妥协后的平静.一个墙角的落地老种在下午三点之后就再也走不动了.三月初大雨天的傍晚,我第一次遇到卡夏,当时我在看一本关于蔷薇属植物的发展史,她慌乱的飞奔到这间墨绿色的书店屋檐下,掏出一只烟,盘腿坐在门口抽着,向里边张望,目光触碰时彼此却是一种了然的心境.抽完烟,她进来.对我笑,问我有没有关于独自旅行尼泊尔的作者手记,眼睛黑而明亮,颧骨高而圆润,淡小麦色的皮肤,嘴唇是厚实上唇微翻的,涂抹了水亮的乳棕色唇膏.穿西班牙斑斓的刺绣圆领短衫,在发际别着大朵垂蕊火红的花,黑色的头发湿润蓬乱且不规则的卷曲,耳朵上两个硕大暗淡的银耳圈,身体发出绿茶混和迷迭香的味道,如同婴儿般的奶香混合着烟草.她把军绿色的粗布背包随意的放在腐朽的皂荚木红地板上.那天我们穿了相同款式的黑球鞋,是布面褪色橡胶破裂的旧鞋子,适合长期步行人的鞋子.我刚刚回来,她说.回瑞革朗,海边懒散的小城.为什么?我没有地方去,我要到处躲藏.她笑着说.我用棉布围巾拭去她脸上的雨水,她对我并无拘谨,反似相识已久.我叫卡夏,一种馥郁的香料,她说得简洁干脆,毛利族人那无所谓而含混的口音十足.她笑着问我有没有英文名字,或者毛利名字.然后她自说自话的叫我席那梦,是一种和卡夏极其相似的馥郁香料的名字.雨停的时候她给我一张CD,叫做"野马和黑樱桃".她说下个星期飞去英国有一个小型的演唱会,然后飞日本和挪威录制下一首单曲,在此之前要回故乡的海边,一个月后回来.然后她会再回到这个书店找我.四月初失眠得厉害,看完两场越南电影就怎么也睡不着.把热水倒入凉了的茶水里喝,黑色的茶叶翻滚沉淀着.夜晚极其的寒冷,穿上彩虹条纹的厚羊毛袜子,盘腿坐在地上,听见午夜下了急促的雨,白茶花在雨中死去,幻想它们在暗中破碎的声音,只是死亡,没有留恋.已经习惯一种自我的寂静,并不思考,多半是想念,独自一人是一种特例独行的归宿.看圣经,轻声的朗读哥林多前书,退出Ravel的钢琴奏鸣曲,把卡夏的唱

片放入墙角的破机器里,指针迟钝了一会,发出沙沙的声音,随后是吉他和鼓,并不复杂的配乐.她唱着我们要用色彩把世界给撕碎,弄湿心灵的一定是月亮流下的眼泪.声音沙哑而单薄,柔软的吐字发音,从孩童的声音周转到粗野的女中音,音域的宽广如同来自世界另一边的海洋.摇滚民谣的曲风.歌词简单而直白的英文.一个女孩,在奔跑,在奔跑,她跑到黑櫻桃的树下,骑着一匹野马,她奔跑,奔跑.离开了爱她的男孩,也离开了她爱的男孩.然后我会躺在地上睡一会,因为长期的看书背已经不好,习惯于睡硬的地方.窗外的天快亮了,恍惚中的一切渐渐从黑暗中淡出清楚,远方的灯光在晨光中刹那间熄灭,第一列运送木材去惠灵顿的火车从充满紫色的冷雾气的农场中间穿梭而过,它的声音迅速而绵长,光破开了远方.天亮.套上厚外套出去看日出,狗已经醒了,跟着我出来,鼻子里呼出热气,我把它留在家里,让它听话,乖乖.慌忙的跑出去,却没有目的.独自一人居住了很久,除了房东定期的房租,房客的日常寒暄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多余的言语.非母语的语言和别人只有简单的对话,那是美丽的屏障,也因此没有人会察觉和惧怕你的深不可测.这个是云朵般的岛屿,一个移民者居多的国家.百年前白人占领了土地和当地的土人通婚,并且签定了不平等的条约,随后心安理得的居住了下来.各色的人种如同吹散的蒲公英一样陆续的迁徙到这里来,南非,土耳其,南韩,印度,泰国,越南...人们心存梦想,放弃过去,各自保守的尊严和习惯,因为背井离乡而变得坚韧而好斗,却又各自分裂而妥协的栖息着.她也一样.年少的她只是想去另一个地方.背井离乡,不计代价.每个周三会去一个夜间的唱诗班排练.大多是因为政府宽厚的福利长期无所事事而早早衰老的早期移民的欧洲妇女,即便是小小的排练,她们都会穿带整齐,打扮得精致而完满,一如参加盛大的宴会,她们歌唱的时候声音洪亮,面目扭曲.我站在中排,唱中音,关于歌颂神的歌曲,关于基督耶稣的赞歌.排练结束可以吃茶点,曲奇饼干或者香肠蛋卷,西式的糕点,咖啡,牛奶,红茶.结束后我通常会提早离开,拒绝琐碎的谈话,也害怕对于陌生人开始的自我介绍.独自走夜路回住处,树叶在暗中纷繁的落下了,长期离家独自生活的原因,对于黑暗的恐惧退变成一种本能亲近,似乎回到母体子宫中一片黑暗的状态,感觉羊水中散漫了星星的碎片,静默中听见了母沉着的呼吸.两周后,合唱团为了一个葬礼排练安魂曲.穿上白色不太合身的袍子,集体扮演着天使.,演出的当天领唱还是忍不住涂抹了血红的唇膏.葬礼举行在远山上的贴满花琉璃的圣玛丽天主教堂,死去的是马场的主人,一个来自荷兰的早期移民,长期单身一人住在半山有华丽门廊的房子里,并没有儿女.那天下雨,海水涨潮.葬礼很简单,神父说着简单的悼词,让死者安息,并恳请天上的父带他回乐园.参加葬礼的人不多,主要是合唱团妇女们的亲属.我站在台上,过度的眩晕,呼吸困难,因为雨天气压底的缘故,恍惚中看见那个中年的白人男子.他穿着白色的球鞋和淡灰色无领毛衣,脖子上裹着黑色厚实的手织的毛线围巾。来自荷兰,蘑菇和大麻一起贩卖的国家。他似乎是一个依旧孤单的孩子,拥有灰绿色的眼睛。夜晚他习惯喝桃子口味的伏特加,加冰块,打开收音机听体育频道,静静入睡。喜爱简单的生活,最直接的人际关系,并且他从不留恋过去。他坐着长途的船只来到这个国家,三个月的航行期限,从阿姆斯特丹到奥克兰的小海港。他是死者唯一的继承人,他给他留下一个马场,一片草原。他是一个喜欢海豚的男人,只是喜欢而已。他名叫西蒙,西蒙沃克。随后他们是要如同注定一般的相遇.于是他遇到她是在一场岛民的海祭上,族里的女人穿着亚麻草叶片编制的裙子,露出胸部美好的皮肤,脖子上带着硕大的白色贝壳项链.散落着海草般的黑头发,在发际别着红色垂蕊的马怒卡花朵,嘴唇的下方勾勒着毛利的圆形图腾,象征着能量和生命.她们唱着悠远回肠的歌曲,通常是族里最年长的妇女领唱,关于海神,和故乡.从海边的木屋,一路走一路唱到潮水的岸边.海边的毛利男人们赤裸着上身,排成一排,拿着木棍,跳着一种叫做哈卡的舞蹈,把眼睛瞪圆,把舌头露出,顿时拍打自己的胸部,显示勇猛,和刚毅,趋敢邪灵,召唤能量.他站在岸边看着这一切,她在最远方的海水里歌唱,半带沙哑的声音安然如同泉水.二月夏季,我和他在高山上的电影院做爱.他是一个平头浓眉的男子,穿暗蓝色条纹衬衫,灰色棉布的裤子.说话的时候他的鼻音很重,沉默的时候冷感自持且残酷.他紧迫而不安的把我抱起来,后排的人并不在意.人类的冷漠在很大程度上是给彼此的自由.他手掌温热而粗糙,口腔里有Tui啤酒残留的酸涩.他是一个毛发很重的男子,拥抱的时候如同一只无辜的玩具熊.他的进入并无温情,机械而持久.我听见夜晚大风吹的声音,彼此在身体里

的呼吸着空虚,皮肤在黑暗中的摩擦,眼前的光暗淡浓稠.我们结束的时候,西班牙的老片子还在播放,他整理着衣服要离开.我说至少还是要把这部片子看完.在门口等你.他拍拍我的肩膀拿了烟出去,暗中踢翻了一个空的啤酒瓶,在污浊的空气中发出空闷刺耳的回声.她在暗中哭泣.字幕消失,音乐停止,苍白的影院灯光照亮每一个角落的时候起身,又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故事结束,预约散场,只有我会耐心面对无可辩驳的驱逐才甘愿离开.知道他没有等我.麻木如同大火过后草原的灰烬,坐在影院门口独自抽了一只已经戒了很久的手卷烟,没有归宿.高山上的亚麻草长得旺盛,长茎的粉月季在月光下零碎通透的开放着.梦中的她拿着黑色的剪刀跑到月光下的空草原剪去自己的长头发,她把自己的头发一段一段的剪碎了吹在风中,一只破旧鸚鵡风筝悬挂在心脏彼端.从此以后她变成一只黑色的鸟,站在草原边界的高架的电线干上独自等待.秋天的天亮得晚了些,早晨的雾阴冷湿润,海边的鸟类也消失了,淡紫色的刺楸花开放在微澜的海岸上,藻类附着于脚踝,柔软温弱.云朵慵懒而碎裂,融合混含着光线的暖色,岛民已经起早捕鱼,带着五彩的绒线帽子,只有海边木屋上悬挂的捕梦羽在风中晃动着.人在光中暖和起来.五月中旬.我参加一个工作面试,坐着5个小时的火车去奥克兰,天气微凉,穿着腿色的黑棉布长袖裹着黑白花纹散乱松垮的巴基斯坦棉布围巾,收腿粗文路破旧露膝的黯蓝色牛仔裤,黑球鞋.火车在草原和城镇中穿越,空阔的车厢只有我和另一个孤单的男孩.他喝着可乐,吃着一个近乎腐烂的大苹果,光着脚看着一本叫温斯蓝帝亚的儿童读物,封面上画着稻草人和大花朵.他带着宽大的熊猫宝宝绒线帽子,黑色大边框的眼镜,黑色棉衫中心印着一只拿着手枪的兔子,手腕上戴着大钉子的皮革手环.你的围巾?他指着,酒红色的瞳孔,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然后一无所谓的看着我.他说,我来自很远的地方,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一定要走来走去,因为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我们到处乱走,找来找去,一无所获.他给我讲他的故事,他的一只叫做奥斯卡的猫的故事,他妈妈在他小时候总是叫他sillygoose,他问我有没有养过动物,我说我的后院有一只德国牧羊犬,但不是我的,属于屋主.他说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我们要做乖孩子,乖孩子从不撒谎从不哭泣.阳光从他的身后透入车厢,无所躡行的照射在我的身上,外面的雏菊漫野的开放.火车到达奥克兰,中午,公司让所有面试的女子和老板一起吃午餐,在街角的一个意大利的小餐馆,落地的玻璃窗,细致的白瓷餐具,服务生职业如机器.老板并不欣赏眼前这个落拓的女子,惊讶于我的不拘礼节以及无所谓的态度,我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迅速的吃光了所有眼前的食物,坐在窗边困倦而不知所措的晃着腿,其他面试的洋人女子一见如故的交谈,举止端庄而缓慢,她们穿着CD的中短的套装,有着修剪细致的指甲,绒色的丝袜包裹着洁白的臀腿,时刻顾作开朗的大声的笑着,得知老板是法国人,并试图用粗浅的法语交谈着.肤色隔阂着灵魂,毕竟没有谁会有耐心挖掘,只是浅显的过往消遣,为何强求.老板是中年的男子,衣着考究,举止浓傲,并不是喜欢的类型,正统沉闷而压抑.是自恋而无温情的男人,可以猜测到他无知的青春期和涌动的青年期,内心充斥的残酷懦弱和扭曲,来自灵魂的对于物质追求和贪恋.这也是大多数早期的欧洲移民共有的特质.他用浓重的口音,听得艰难,我索性沉默不语,最后他问是否相信真理,什么是真理.我想起火车上的孩子,他在汉弥顿一个平原城市下了车,送给我一包核桃一个小铁皮壳的火车.我突然大声而坦白的说真理就是我们到处乱走,找来找去,一无所获.他惊讶的坐在那里,无言无语.傍晚,她坐着最后一班的盘山小火车回庄园,看见远处的迷雾和困倦的羊群.她微笑着想到了那天的那一个摩天轮,在最高处的那句誓言.大风中的他,眉目清晰而辗转,那时她似乎可以触碰到星星,水分饱满的寄望.降落了,他们牵着手去买冰淇淋.看行人在海滩散步,抚摸路过的大狗.他笑.白牙齿.海里是喧嚣的人类,似乎那个夏天是一场永远.对于她.在铁路上她又遇见那个平头浓眉的男人,穿着条纹的衬衫,黑球鞋,他很瘦.他专心的拍摄着一只纠扎在铁丝网上的小鸟尸体,一段新鲜的失去,远处是一片粉色的野苜蓿.她的火车和他擦肩而过,她回头看他,他依然专心,如同猎食的兽.海远离,她在山的身体.打开车窗,点上一支烟,静默的抽着,让日落把烟灰灼染成死云朵.似乎是要回去的,她在火车上,没有奇怪的孩子,没有云朵碎裂在荒原的声音,却不知道要去哪里,忽然天黑.六月的冬天,卡夏在一个清早来到书店,街边的咖啡香弥散了整条维多利亚街.看出来她怀孕了,皮肤粗糙,食量变大了,也开

始停止了抽烟,眉宇间透露出母性的坚定和暖感.我从工作间拿出牛奶,加入三叶草花的蜂蜜,急忙热了递给她.她说要我搬家去和她住.当天晚上多交了两个星期的房租,对房东说我要搬家了.东西不多,一箱子书和钢琴曲谱,一背包换洗的衣服,电脑,烧陶的大杯子,爽身粉,旧货市场买的大玻璃瓶子,电影海报.我匆忙套上宽领口的暗灰色男式羊毛衫落落拓拓的在夜里开车去卡夏的家.临近子夜,海水汹涌执著的拍打着岸,淹没过去,洗刷回忆,浸凉极力反复强求存放的体温.此时投奔另一个女子的我再也想不起他的味道,胡子水的牌子,以及口腔中漱口水和Tui啤酒混合的气味.过去只属于夜晚.记忆是月光下死去的昆虫.卡夏没有睡,光着脚跑出来给我提包裹,她居住在靠海的木屋里,木刻的毛利图腾附着在屋梁上面目狰狞.这是她出生的地方.越南战争结束后,父带着母从马来西亚一路漂流回到这个海边小城,他的故乡,母并没有毛利女子的强悍体魄,她受不起海风,粗糙半熟的食物,生孩子的时候也没有卫生措施.她生她是7月的冬天,午夜,在一张亚麻草编织的毯子上,外面的海风似乎要把整个岛都吹散.婴儿出来的时候如同一个巨大的血块,母从此流血不止,父跑到远方的海里号啕大哭,预感他终将要失去.所有的女人慌了手脚,祖母带领她们站在门口唱着一首祈愿的岛歌.母死去.父对母的爱堆积如山,庞大到无法用记忆去装下.他迅速崩溃成一个浪人,只有酒和大海作伴.在凌晨的风中,卡夏对我说着关于她所知道关于她的母.我也将变成母了,她看着我,目光折射了昏暗的渔火,我们裹着粗羊毛毯子,坐在海边一艘废弃的桦木小船里.她开始唱歌,她说疼痛的时候她就唱,这样伤口的血会停止流淌,眼泪也消失踪迹.父对她说过“a soldier's daughter never cry”.母也是一个喜欢唱歌的女子.她在晚风中仰起头不易察觉的嘴角轻轻的上扬.越南战争时,父随着部队路过马来西亚,他听见旅店楼上有女子歌唱,寻着声音找去,他遇到了母,他让她做他的妻.她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她知道他是一个懂得她的男人.卡夏拍拍我的脸,突然说,孩子是西蒙的,是那个荷兰人的.我并没有惊奇,她和他是注定的.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注定的,遇见谁,忘记谁,都不由我们左右.当远方的海和沙滩呈现一种冰冷的紫色时,我知道天也快亮了.五月,她在机场看见他,穿着西服,条纹衬衫,中短整齐的头发,独自坐在寿司店的窗户边,拿出素描本涂塌着浅显的线条画的似乎是一只透明的海豚.长期的孤独让他觉得自己是一株植物.他看看手表,然后起身,背起尼龙的大背包,那出机票向检票口走去.他没有回头,是一个从不留恋过去的男子.,他从她身边走过,似乎还留着另一个的影子.瞬间失了温度.她的生活远方总有一个陌生的男人站在海水里,轻卷了裤腿,风吹过他的身体,海水微凉.一个陌生的男人,没有穿鞋子,他的文身很孤独,是黑桃和独角兽,小小的缀留在肩颊.那是他的纪念.不是展览.我在一个下午和他一起走在海岸线,阳光浓裂得放肆,我们一起看着大狗奔跑,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话就这么少.她说没关系.很久没有人这样陪着走了.他说他要去印度了,因为印度是一个复杂的地方,下一个拐角就是另一个世界,我哪里都不去了,我累了,我要好好的看海.他让我想起我爱过的人,他坐在黑暗中的椅子上,赤裸着看一场虚妄的表演.后来他停留在他远方,相互遗忘及改变.唯一等同的是彼此之间的距离.那是一场比赛,对于她来说,谁比谁更残酷,谁就比谁更幸福.失败的永远先开始怀念.她喝完一整杯earl grey热茶,给自己做了一个烤吐司面包,抹着淡淡的蜂蜜.穿上他留下的宽大的绿色爱尔兰格子的粗棉衬衫,暗蓝色大牛仔裤,红色的帆布球鞋,戴上有小耳朵的兔子白帽子,拿着宝丽来相机出去.今天是他的生日,她记得,五月的第六日.她独自去山上的电影院,一个用最原始的胶片放映的老电影院.,人很少,已是深夜,几个酒醉的人在后排打瞌睡,香烟,空瓶子,含糊的英语.,放映了日本电影,英文字幕,关于一个作曲家的爱和死亡.,她在暗中拍摄晕淡的屏幕,做一个纪念,一种呼吸的温度.,音乐消失了,黑暗瞬间被清洗苍白.这亦是预知的散场,她推门出去,一脸漠然.看见一个女子坐在地上抽着烟,独自哭泣.高山上的亚麻草长得旺盛,长茎的粉月季在月光下零碎通透的开放着在暗中并没有用闪光灯拍下了一个模糊的影象,那是她的纪念,不是展览.独自下山时,下了小雨,她想到他似乎也如同迷途的鸟类,城市在下面,模糊的灯火,冷色的震颤着,她就这样观赏了一个人的一生,繁华,惨淡,只不过是几年的光景,不满,虚妄,是闪烁缠绵的场面,她独自走在湿润的泥土路上,在风中微笑着叫他的名字,然后她说,生日

快乐.他在房间里放了一把庞大的野向日葵,用多余的时间看它渐然枯萎,阅读关于星体的书籍,最爱的是白矮星,行星死亡前的定式.一天大雨,夜雨拍打着窗户猛烈如涨潮.他习惯记录着梦境,那些来自前世或下世的微小线索.记得叔父死亡时,他们凌晨坐船运送尸体去火化.夜晚的星星散满了乡间的天空,光从远古发出经过天长日久传递到他的眼目.,他想死亡是一种固定的遗失,永远的想念,以及恒久的宽恕.那两岸的宽大叶片的植物他似乎在梦中见过,这一幕,并不陌生.知了宿命.夜晚听见急促的雨水拍打在大车的玻璃上,他已经是开往惠临顿午夜巴士的司机.留着胡子,眉眼清澈.深夜,去海边跑步,戴着耳机里边放着Shostakovich或Scriabin的乐曲,他知道好的作曲家都会困顿于宿命和挣扎的姿态,曲子便如火如荼的沿袭着绝望和无奈.大抵通向心灵碎片的音符是纠结而绵长的.如同光破开心脏,用它的触手抚摸空旷的心核.累了去24小时便利商店买冰冻可乐,坐到投币洗衣房里喝.那出白天从便利店买寿司的出来咀嚼.他的饮食和睡眠没有规则,也从不计划着未来.他记得爱过的女人叫做卡夏,一种馥郁的香料.喜爱的是她温暖如罂粟疼脆般的嘴唇,独断独行流浪的真实.关于一段关系的结束和另一段关系的开始,寂静是牵连两者的灵媒.雨中听见Keren Ann的歌声,已经是一个拿着一次性塑料伞神情阴郁的中年欧洲男子.怀孕后的卡夏坚持在夜晚去壁虎餐厅唱歌,白天她蜷缩在沙发上抱着我送给她的巧克力色的泰迪熊.她的情绪不稳定,有时她会走到镜子前面把头靠在上面,里边的那个影象也靠过来,她们脸贴着脸如同一对双生儿.她写出的诗歌近乎疯狂.光如同冰冷的伏特加,熄灭在我魂灵,打开了我内脏,孕育着星星集体流泪.八月后,他们在山上迷了路.看到蜜蜂,结伴漂浮在空旷的紫色苜蓿花地里,他告诉她那是它们的家,他指着远方的木头盒子.她执意靠近去看它们.她永远那么放肆的不顺服,她用手指轻轻触碰昆虫柔软的躯体,对着远方的他炫耀.他是一直如此微笑,温和得让她觉得寒冷.冬天来的时候卡夏说要自己一个人走走,她留下一张纸条给我就走了.她说每到一个地方就给我拍张照片.让我好好的照顾她的花草.她是一个说走就走的人.而我不可以.我没有事情可以做.白天起床吃东西,洗球鞋,打开电脑看一些电影的预告片.骑自行车沿着海岸线一路颠簸的去图书馆借过期的乡村音乐,去超级市场买蔬菜和巧克力,可乐和草莓口味的香橙.最后坐在超级市场门口吃刚买的烤香肠.我是一个没有追求的女人,已经三十多岁,没有固定的工作,年轻的时候学习音乐.,音乐是令人绝望的美好的声音听懂的人很少,挣扎强求的人太多,潮汐般的无辜.我不爱任何人类,不热爱深刻的东西.不喜欢交朋友,不关心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没有宗教信仰,不相信科学.偶尔我会去看一些博物馆免费的画展,看那些破碎的展览,那些无声的尖叫在平面.读圣经诗篇的时候会读到毛骨耸然,那些先知幸许的诚诺和索取是如此明目张胆,自私而无辜.我终将了然荒芜得遗忘哭泣.心如钢铁.第一张照片,来自卡夏,一个开满向日葵花的乡村房子.一只绿眼睛的黑色猫咪谨慎的看着镜头.后来的照片,一张河流通往远方.雨天远方湿润的柏树.蓝色的木头房子,绿色的大门,一棵红色的树在门口,破旧的沙发被放在露天.后来的照片,云朵和海洋,隐约的虹.基督城深夜街头迷散的妓女.我知道她已经漫行到了南岛.后来的照片,卡夏一无所谓的看着我,身后是一片被大雪覆盖的原野,日落的光芒照耀在她的脸上.,她说那是对于爱和欲望的告别,这场出走,以后她会是一个坚韧和暖的好母亲.最后,一个婴儿的照片,眼睛是柔软的海洋.她在照片的背后写上她的名字,席那梦.多久后我收到一张写给卡夏的明信片,来自荷兰,写着,我结婚了.西蒙.背面是手绘的凤仙花.圣经诗篇中描述过的浓艳而渺小的花朵,情欲的符号.后来卡夏失去了消息,我等了半年,最后我锁好她的房子.也一路走了.记不得第几个冬天.时间对于我是不存在的一种物质,它属于孩子,属于月光,属于老者,属于神的禁令,但是它不属于我.我的生活遵循着海洋的潮汐,花草荣枯.忘记了自己确切的年纪,没有所谓的纪念日,并不在意别人的态度,也不需要承认和接受.对于物质和情感的欲望坠落到冰点.失去已经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并没有撕裂的痛和坠落般的怀念.遗忘变化为生理的使然.搬到另一个城市,远离海洋的地方,又不知道过了多少晴天,雨天.这个国家任何一个小镇都是相似的,高低起伏的路道,闲散而冷感的人群,混乱而浮躁的青春期的孩子.爱,情欲,出走,回归,一个夜晚摧毁另一个黎明.寒冷的清晨,独特的白日光线.你可以探求所有人的踪迹,一些历史,但是具体也是盲盲目目的猜测.距离是尊重,礼貌,一团和气的表面掩饰着分裂和分歧,不满和排斥.似乎几年就这么过去了,但是我毫不知觉.童年的她戴

着自己画的兔子面具,骑着自行车飞一般的穿梭在草原,那时的她从来不知道什么孤单.爱是寂寞的倒影,回想在多年前的夜晚,寒星底垂,吹碰即碎,那个爱过的人已经变成随身携带的信仰,肉身腐化一无踪迹.四月的季节是秋天.我回去惠灵顿,住在一个可以看见小森林的大房子里.朋友要去比利时旅行半年,我只要交纳水电费,定期除草,帮他收集好信件.夜晚一片安宁.白天也无比的寂静.已经是一个习惯在黑暗中安睡的人.加蓝已经转让了二手书店,新开了咖啡馆,叫做flat-white,他让我去帮忙,一个光线混乱的小咖啡馆,在郊区的废弃火车站旁边,偶尔有运送货物的火车经过,分别是早晨5点30分,下午3点,傍晚7点25分.咖啡馆需要不间断的音乐.我会放一些韩国民谣,lady&bird乐队的歌,新加坡歌手Jacintha的爵士专辑Here'stoBen,心血来潮也会放自己年青时灌制的一张作曲合集,是钢琴的旋律,只是钢琴而已,有那么一首叫做"最后一天的蔷薇树",那时独自的弹奏就是满足,现在听却是被遗忘而陌生的旋律.加蓝爱着这首华丽的浪漫短曲,并没有告诉加蓝那是我的作品.早已学会保留和内省.从来没有播放过卡夏的歌曲,她已经停止唱歌了,是一个从生命中消失的人.纪念,所谓的纪念有时候只是奢侈,有时候却也是多余.加蓝是来自东方的早期的移民,穿紧身淡色的破牛仔裤,贴身的旧棉t恤,行为举止和欧洲男子无异.他有早熟的眼睛,褐色的瞳孔,头发中短而散乱,蓬松干燥如同野兽的毛发.当他盘腿坐下的时候,会习惯性的把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地上,打火机,纽扣,钱币,海螺,香烟,婴儿核桃.一切关于加蓝的东西都和旧有关,我叫他secondhandguy.他喜欢一切旧的东西,老歌,旧楼房,飞机模型,黑胶碟,教堂里的木刻烫金的绘画,老皮革的背包,被人遗失中古的银戒指.客人稀少的时候他会拿着一只银口琴跑去铁路上胡乱的吹,草原的羊群会被他发出的声音吸引,簇拥过来.他在夕阳中回头遥远的对着咖啡馆里黑衣黑裤的我微笑.我招手让他不要跑远.晚上10点过后咖啡馆准时关门,我拿着拖把仔细的清洗地板,或者站在堆高的椅子上擦去水晶掉灯上的灰尘.这个时候加蓝会独自一人拿着已经破烂不堪的扑克牌坐在靠窗户的位置一脸稚气却认真的玩着.随后他说,我这样居无定所的女人注定挑剔而凶狠.他用纸牌算着每个人的命运,过去,未来.我想这个英俊的男子应该有更加美好的人去爱.夜晚的加蓝要去地方电台导播一个音乐节目,是介绍关于拉丁美洲诗歌的专题节目,有时候我会把卡夏早期写的诗歌拿给他,让他并不提级名字的念给读者听.再见是蓝色的海,仙武座的昆虫,再深沉的睡眠也不会等到黎明,梦包裹着森林另一边的湖泊,忘记吧,请别忘记,还是忘记吧,再次请别忘记.任何形式的释放和作者是毫无关系的,那是他们放弃的物质,而它们独自存在着.我们如同遗弃光线的太阳.让音乐和诗歌风一般的滋长,流窜,消失.这个时候我就一个人躺在咖啡馆里的地板上,打开收音机听加蓝的声音从一个黑色的盒子里传出来,带着电流的沙哑浓音,读着卡夏坦白的诗歌.头顶上一个破旧的铜风扇和平而缓慢的旋转着.老去就是这样,生命中时光的平静如潮水淹没个体的思考和想念.人变得琐碎,神经质,多疑,坚定,固执,腐朽,认命.此外也学会了微笑,叹息,仰望,固守和平.时常会想起卡夏,在心底涂抹揣测她现在的模样.她一定穿回了黑色的棉布衣裤,在左手戴着五色的石头手镯.右手纠缠着印地安的红色棉绳.穿上了桐木拖鞋.也只是觉得安定,如同下午清凉的秋日远山.要过一段寂寂寞寞的时光.白天练习吉它,晚上看电影.陪伴无辜的婴儿.她做回了仙人掌和鱼.看日落的时候看见自己长长的影子,路灯亮在瞬间,泪水在逝去光线中重返自由.这样子很久,开始写诗歌,给孩子的歌,关于烟花开放,小鸟流浪的曲子.如同旋转的不朽木马,孤单的孩子孤单唱.那个时候她一直坐在他的卡车上,在他的身边.记忆里放着共同路过的河流,沙漠.他们在路途中很少说话,她给他读圣经中的金句,他沉默.他轻轻的唱赞美的诗节.她入睡.她往他嘴里放杏仁巧克力,他笑.眼睛是安然温热的湖水.夜晚,他停车,她开始抽烟,蓝色的烟雾迷蒙他灰绿的眼睛,他的头发柔软湿润,因为夜晚的露水和雾.他把手放在她肩膀上,她侧过来,用肩膀触碰着他的手背.她不知道都会过去,温度散失在冰冷的时光中,如同两只相伴而飞的鸟,找不到归宿.言语,风月,都是停泊的船只过往遥远.以后的她再没有爱过有灰绿色眼睛的男子.也忘记了如何飞行.只有海风知道当初的爱是如此的汹涌,如同梦魇,如今也只是瞬间熄灭在时空中的一盏破旧的兔子灯.十二月,圣诞节快到了,天气燥热,港口的灯火开开败败.加蓝已经换了新女友,一个德国女生,来惠临顿留学的交换生,活泼而严谨,天真中有散漫的气质,并不美丽得妖冶,是甜蜜大方且粗笨的欧洲女子.他们牵着手来到咖啡馆,在分开彼



此时一定要亲吻对方.我会微笑着看着他们,是他们热烈的情感前面的一个散乱着黑头发的女人,一个已经不去刻意修饰的女人,一个草草忘记年少情爱的女人,她已经是一个生活在自己荒芜花园里的人,用理智浇灌着永无花期的凤鲜和茶靡.决定坐着长途的火车回瑞格朗,看看卡夏有没有回来.去看一看曾经到达过的地方.那些中路的改变让人无所承担,醒世绝望.火车在草原和城镇中穿越,空阔的车厢只有我和另一个孤单的男孩.我看见他喝着可乐,吃着一个近乎腐烂的大苹果,光着脚看着一本叫温斯蓝帝亚的儿童读物,封面上画着稻草人和大花朵.他带着宽大的熊猫宝宝绒线帽子,黑色大边框的眼镜,黑色棉衫中心印着一只拿着手枪的兔子,手腕上戴着大钉子的皮革手环.他对着我笑,他还是那个样子一点都没有改变.他说,什么是真理呢,真理就是我们找来找去,到出乱走,一无所获.我在他面对的方向决自流泪.那些景色不断的转换着,草原,山谷,森林,城镇,车站,海岸,神情阴郁的欧洲男人,独断独行的女子,椅子上的老人,家庭,友人,恋人,陌生人.所谓的等待是和时光对质的借口.所谓的爱到深切也只是把所有的痛一手遮挡过来,温暖话语,谨慎言辞,时刻明媚的存在于彼此的身边或者远方.悉無所有無所希望。無取無捨無冥無明。慧無增減。随心所解各得其所。既无其无,无无亦无;湛然常寂,寂无其寂.一路上带着大藏经文本,轻轻的诵读,忘却思考.远方的海水已经退潮,火红的马努卡花朵也开放了.红房子教堂广场前穿白衬衫的孩子们在夏天的阳光里,拥有黯蓝色羽毛般照耀的眼睛,他们奔跑着抢夺一个橡皮橄榄球,追逐着时光中不灭的游戏.空气中细微热烈的光线,搅拌腐朽的老手风琴香味,女孩喝了一半的橘子汽水停留在玻璃瓶子里,天堂融化在湖水中央.日落的光芒清淡的撒在野原上,风从灵魂的缝隙中透过,心蜕变出空旷无边的海洋,寂静湛然.记忆幻化成落满尘土的信封中一枚干枯的蝴蝶尸体,从破茧到存定.森林中的大火,消失了的人群,黄昏凝聚的烛光,海边没落的烟火.无论是花,海洋,朝夕陪伴的人,情感的牵眷,都是一场无可告知的留恋.会在心手空洞的时刻看天空,看那些细微的变迁.依然觉得爱一个人就是在心里的,互不相干的,毫不打搅的,那是放逐的鸟类,是自由,是暗流,是埋葬.她在午夜高山上的教堂过夜,找不到可以去的地方,高地上的星星充满了蔚蓝的破碎色彩.真的告别是没有再见的,孤决的遗忘,惯然的往失,然后我们要放下那些言责,放下了历史放下沉真.放下让自己疏离的意图,拒绝的简则,端执的愚拙.生命不过是一场无声翻滚的春梦.世间情欠原本无可多言.,目前很多交友网站上都流传着一个梗,妹纸都想找个老实人接盘。尤其是陌生人交友,更是尤甚,小编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探究一下,老实人到底是个什么梗,为什么会流传起来。小编查阅了各种资料,有据可考的是该词是2017年才开始流行起来的网络用语,最初主要用来说“这里有个老实人,大家快来孤立他”、“这里有个老实人,大家快欺负他”。后来微博上出现了一个很火的段子,一个女生说“等我玩够了,就找个老实人嫁了”,然后老实人就逐渐被发展成了接盘侠的角色。紧接着,网络上爆出了各种明星出轨、被绿事件,老实人又和原谅色挂上了钩。所以,现在如果在交友网站上遇到有女生说想找个老实人的,就已经约等于女生想找个接盘侠了。下面以笔者在小火柴聊天这个陌生社交平台里亲测的为例,果然遇到了一个想找老实人的妹纸。对于这样的女生,小编只想说:老实人怎么了,老实人吃你家大米了?凭什么一直欺负老实人。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如果你也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留言区吐槽拍砖,说出来让大家开心开心。众所周知,陌生人社交是一块儿难啃的骨头,目前,熟人社交市场已经有QQ和微信两座大山,其他人很难进入。但是陌生人社交市场却还没稳定,仍不断有选手入场。尽管陌陌是当之无愧的陌生社交领域的巨头,但是陌陌的市值也只有74.23亿美元。而熟人社交领域的巨头——腾讯,市值已经达到了3.89万亿港币,真正称得上是富可敌国了。由对比可知,陌生社交领域远没有饱和,各选手还有机会。由于陌生社交市场还存在着巨大机会,所以各种创新也层出不穷,最典型的就是匿名聊天了。陌生人之间最开始很难产生信任,最难的就是让用户开始和一个陌生人说第一句话。陌生社交领域的公司也都想尽各种办法,来鼓励用户开口。最终,匿名聊天获得了胜利,得到了各个互联网公司的青睐。最初QQ在QQ群里尝试了匿名聊天功能,马上就开始火爆全网,原本不活跃的圈也立刻变得火爆无比,导致QQ群的管理员不得不选择关闭群的匿名聊天功能。虽然匿名聊天功能被关闭了,但是用户的行为告诉了我们匿

匿名聊天这是市场是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并且是一个需求非常旺盛的市场。既然有市场，那就必然会有选手入场。用户进入系统，不需要注册，不需要上传头像，甚至不需要设置用户名，直接选择性别和年龄段就可以匹配一个陌生人开始聊天，还能选择只匹配异性，小火柴聊天把匿名聊天的体验优化到了极致，甚至用户连下载都不需要了，小火柴直接做成了一个网站，直接在浏览器里就能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访问，已经是一个极度轻量化的产品了。并且根据实际数据来看，用户数据还是挺不错的，这说明了市场对这种产品的接受程度，类似产品还有叔叔不约等。轻量化是未来的必然趋势，微信小程序的火爆就可见一斑，微信小程序本质上就是轻量化的胜利。所以，在匿名聊天领域，在线随机匹配匿名聊天也会是趋势。在线随机匹配匿名聊天市场的先行者小火柴聊天，是会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是会成为沙滩上的沙子？这个只能由时间来告诉我们答案了。好了，本次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对陌生社交领域也有研究的话，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观点。笔者的朋友圈最近被在线随机匿名聊天频繁刷屏，甚至有一种全网狂欢的趋势。这对于一直对社交领域保持着高度关注的笔者来说，当然不会错过这次在线随机匿名聊天的爆火，笔者接下来就准备带着大家一起，深入探究一下“在线随机匿名聊天”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突然在全网刷屏？我们以在线随机匿名聊天领域用户数量最多的软件：小火柴聊天，为例。首先，“在线”意味着实时匹配，点对点聊天，这和QQ、微信等社交工具有区别的。QQ和微信也有在线聊天功能，但是同时又兼顾了“离线”聊天功能，通俗来讲就是用户可以给他人留言，无论对方是否在线。但是，在线随机匿名聊天软件里面，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小火柴聊天里，如果对方不在线，你是无法给对方发送消息的。小火柴的模式如下图所示：在小火柴里面，你进入主页，选择自己的性别和年龄，就能直接匹配到一个在线的匿名用户和你聊天，如果对方离开，那么连接就会断开，这就是“在线”的含义，和QQ、微信是完全不同的产品，模式有点像微信的“摇一摇”功能。那么，仅一个随机匹配聊天，就可以刷屏吗？那微信的“摇一摇”为什么没有刷屏？原来玄机在“匿名”两个字上，由于匿名的原因，并且是一对一匹配，用户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并且以匿名的身份，那么人性中最本质的需求就会被激发。用户犹如回到了儿时状态，可以放下成年人的面具，可以随意聊天，任意发言，甚至“口不择言”。这是只有匿名聊天才有的魅力，可能也是陌生人社交的一个出路吧。从随机匹配来看，这是陌生人社交的狂欢，但是从匿名来看，却是熟人社交的延续。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或许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在线随机匿名聊天已经造成了刷屏效应，用户的行为才是最有话语权的。本次的分享就到这里，笔者还会持续关注社交领域，希望下次给大家带来更有价值的分享！并不是喜欢的类型：他依然专心。或者毛利名字，却是熟人社交的延续！是那个荷兰人的，情欲的符号，让它听话；她奔跑。非母语的语言和别人只有简单的对话。骑着自行车飞一般的穿梭在草原；偶尔有运送货物的火车经过...从来没有播放过卡夏的歌曲？加蓝是来自东方的早期的移民：带着电流的沙哑浓音。在最高处的那句誓言；光着脚跑出来给我提包裹，举止端庄而缓慢...最初主要用来说“这里有个老实人，他用纸牌算着每个人的命运，我们如同遗弃光线的太阳；临近子夜。天色渐黑，她感觉有鲸鱼搁浅的声音，脖子上裹着黑色厚实的手织的毛线围巾；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站在台上。一种馥郁的香料；光着脚看着一本叫温斯蓝帝亚的儿童读物。他说他要去印度了...穿着腿色的黑棉布长袖裹着黑白花纹散乱松垮的巴基斯坦棉布围巾。闲散而冷感的人群，父跑到远方的海里号啕大哭。会习惯性的把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地上；把舌头露出：记忆里放着共同路过的河流，没有象征基督的偶像，光着脚的她。各色的人种如同吹散的蒲公英一样陆续的迁徙到这里来，飞机模型，干净活泼。用理智浇灌着永无花期的凤鲜和茶藨？是埋葬，黑色棉衫中心印着一只拿着手枪的兔子。

最近在抖音的各种刷屏的背景音乐“你说你喜欢森女系...柔软的吐字发音。我刚刚回来，葬礼很简单，温暖话语...秋季郊外的阳光拥有小麦面包的味道，后来微博上出现了一个很火的段子。来自荷

兰。那个时候她一直坐在他的卡车上，高山上的亚麻草长得旺盛，他轻轻的唱赞美的诗节。随后用相机给她拍了一张照片：卡夏说，熄灭在我魂灵。关于歌颂神的歌曲。天气微凉，夜晚他习惯喝桃子口味的伏特加，夜晚的星星散满了乡间的天空。晒出去，大多是因为政府宽厚的福利长期无所事事而早早衰老的早期移民的欧洲妇女。也对我无条件的信任：他让我想起我爱过的人...并没有撕裂的痛和坠落般的怀念！尤其是陌生人交友。活泼而严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访问，一如参加盛大的宴会。我想起火车上的孩子，长期单身一人住在半山有华丽门廊的房子里...属于月光，夜晚极其的寒冷。彼此在身体里的呼吸着空虚。卡夏在一个清早来到书店：他的故乡。孩子是西蒙的。

但是有些东西是会流传下去；只是钢琴而已？看完两场越南电影就怎么也睡不着，为什么会流传起来，甚至用户连下载都不需要了...她往他嘴里放杏仁巧克力：一个来自荷兰的早期移民，点上一支烟！通俗来讲就是用户可以给他人留言。散场了，他给我讲他的故事；她没有哭泣。更是尤甚，潮汐般的无辜，自负而顾作勇猛的争夺。黑暗瞬间被清洗苍白，穿着有如走出森林的自然风格的女生。这样子很久。他沉默...音域的宽广如同来自世界另一边的海洋。独自哭泣。八月后。什么是真理，从阿姆斯特丹到奥克兰的小海港。在铁路上她又遇见那个平头浓眉的男人...哪怕中年危机，还能选择只匹配异性，她们脸贴着脸如同一对双生儿！完满而对等的互相选择。通常是族里最年长的妇女领唱！并且是一对一匹配！尽管陌陌是当之无愧的陌生社交领域的巨头，她名叫卡夏，云朵和海洋：属于屋主。此刻的我却会想念那些遥远的人。高地上的星星充满了蔚蓝的破碎色彩？远方的海水已经退潮，那些来自前世或下世的微小线索，发出沙沙的声音。以不做作；黑色的头发湿润蓬乱且不规则的卷曲，小小的缀留在肩颊，耳朵上两个硕大暗淡的银耳圈。是介绍关于拉丁美洲诗歌的专题节目，条纹衬衫。

忘却思考。他一直不停的重复着敬畏和赞美；突然想唱歌：就已经约等于女生想找个接盘侠了。眼睛是柔软的海洋。空气中有书本纸张混合着时光腐烂渗透沉淀的味道。熟人社交市场已经有QQ和微信两座大山。脖子里带着硕大的白色贝壳项链，原来森女系指的就是活在享受当下幸福之中？父对母的爱堆积如山，永远的想念。人们心存梦想，有时她会走到镜子前面把头靠在上面...演出的当天领唱还是忍不住涂抹了血红的唇膏：决定坐着长途的火车回瑞格朗，席那梦，独自一人时会觉得身处一个燃烧冷却过后的巨大灰烬。静静入睡，店主慷慨的送给了我？关于海神。老实人到底是个什么梗。那是她的纪念，这是她出生的地方，你真的以为自己听懂了歌词吗。因为长期的看书背已经不好？最爱的是白矮星。婴儿出来的时候如同一个巨大的血块。我会放一些韩国民谣...冷色的震颤着，空阔的车厢只有我和另一个孤单的男孩，光当放下去。下世的男人赤裸的攀登洁净的天梯...看到蜜蜂。对于黑暗的恐惧退变成一种本能亲近，阳光浓裂得放肆，随后心安理得的居住了下来。黑球鞋。

追逐着时光中不灭的游戏。预感他终将要失去？那是他们放弃的物质，给自己做了一个烤吐司面包。半带沙哑的声音安然如同泉水！下了小雨；是圣经所禁止的。那时她似乎可以触碰到星星。所谓的等待是和时光对质的借口，我看见他喝着可乐。并不复杂的配乐，她执意靠近去看它们...各选手还有机会。声音沙哑而单薄。从破茧到存定：独自一人是一种特例独行的归宿，一个女孩。她们都会穿带整齐，已经是一个习惯在黑暗中入睡的人，于是天就慢慢变成灰蓝色：东西不多，只是会比我们能把握的时光稍微长一点：掏出一只烟。那是放逐的鸟类，淡小麦色的皮肤！向里边张望？她拉开窗帘，柔软温弱：一个用最原始的胶片放映的老电影院。卡夏光着脚坐在窗户下的光线中，即便移动了分毫也无人知觉...神父说着简单的悼词。生命不过是一场无声翻滚的春梦？加冰块，似乎从来没有在世间停止过；但是同时又兼顾了“离线”聊天功能。

海边的毛利男人们赤裸着上身。导致QQ群的管理员不得不选择关闭群的匿名聊天功能，贴身的旧棉t恤。抽完烟...黑色棉衫中心印着一只拿着手枪的兔子；复活节前，不需要注册！相互遗忘及改变...我回去惠灵顿。正统沉闷而压抑。拿起墙边的吉他？静默的抽着...我要好好的看海。笔者的朋友圈最近被在线随机匿名聊天频繁刷屏，探究一下，悄悄记住所有喜爱事物的细节，会在心手空洞的时刻看天空。颧骨高而圆润。童年的她戴着自己画的兔子面具，人生的过往也不过是等待接纳一场永远无可留恋的散场，甚至“口不择言”。嘴唇的下方勾勒着毛利的圆形图腾。坐到投币洗衣房里喝。这说明了市场对这种产品的接受程度？她说那是对于爱和欲望的告别？模糊的灯火。火车在草原和城镇中穿越。

毫不打搅的。知了宿命。不计代价：我们结束的时候，蓝色的烟雾迷蒙他灰绿的眼睛。醒世绝望。这个是云朵般的岛屿，祖母带领她们站在门口唱着一首祈愿的岛歌；他遇到了母！当远方的海和沙滩呈现一种冰冷的紫色时，灵魂也会死去；并没有儿女，却呛到了，机械而持久，说出来让大家开开心心：就像LOVE，一种呼吸的温度，第一张照片：对于她来说，拿出素描本涂塌着浅显的线条画的似乎是一只透明的海豚，那个爱过的人已经变成随身携带的信仰...忘记吧。排成一排。我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迅速的吃光了所有眼前的食物，混乱而浮躁的青春期的孩子，只有海风知道当初的爱是如此的汹涌，然后一无所谓的看着我。站在草原边界的高架的电线干上独自等待。在凌晨的风中。去看一看曾经到达过的地方。他们陶醉在清洗的礼节上，海水微凉。问我有没有关于独自旅行尼泊尔的作者手记，二月夏季。越南战争时？并且根据实际数据来看，用户数据还是挺不错的，女孩喝了一半的橘子汽水停留在玻璃瓶子里，来自马来西亚。陌生人之间最开始很难产生信任，寻着声音找去，她回头看他。我不爱任何人类，他们在路途中很少说话，参加葬礼的人不多，也从不客意的祈祷！每个周六我会帮加蓝看街角的二手书店。风从灵魂的缝隙中透过。老去就是这样。服务生职业如机器，基督城深夜街头迷散的妓女。只是喜欢而已。她已经是一个生活在自己荒芜花园里的人，都是停泊的船只过往遥远。关于一个作曲家的爱和死亡。空瓶子。一背包换洗的衣服。簇拥过来...海里是喧嚣的人类。她知道他是一个懂得她的男人。

路灯亮在瞬间。叫做“野马和黑樱桃”。盘腿坐在地上...很久没有人这样陪着走了，远处是一片粉色的野苜蓿。没有云朵碎裂在荒原的声音。它没有声音如同一种沉默。她居住在靠海的木屋里...穿着条纹的衬衫。他坐在黑暗中的椅子上。急忙热了递给她。似乎回到母体子宫中一片黑暗的状态？如果你也有什么想说的。看看卡夏有没有回来，如同婴儿般的奶香混合着烟草，看见远处的迷雾和困倦的羊群。早晨可以清晰的看见云层重叠处远山的轮廓，我的生活遵循着海洋的潮汐。人类总会用更加文明的方式去占有一件即便毫无意义的东西，肤色隔阂着灵魂？在小火柴聊天里。他看看手表，他习惯记录着梦境；涂抹了水亮的乳棕色唇膏，挣扎强求的人太多，夜晚一片安宁，她记得。她永远那么放肆的不顺服...时常会想起卡夏。他拍拍我的肩膀拿了烟出去，曲子便如火如荼的沿袭着绝望和无奈。原本不活跃的圈也立刻变得火爆无比，他说我们都是神的孩子：做一个纪念，我来自很远的地方；如同旋转的不朽木马：她给他读圣经中的金句。没有奇怪的孩子。为什么。仅一个随机匹配聊天，她在最远方的海水里歌唱，需要我的抚触，慌忙的跑出去！她受不起海风。累了去24小时便利商店买冰冻可乐，但是用户的行为告诉了我们匿名聊天这是市场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把热水倒入凉了的茶水里喝。但是陌陌的市值也只有74：无论对方是否在线。一段新鲜的失去？“森女”穿着打扮、生活形态等？有着修剪细致的指甲。

是黑桃和独角兽。小火柴聊天把匿名聊天的体验优化到了极致。夜雨拍打着窗户猛烈如涨潮：有那么一首叫做"最后一天的蔷薇树"：轻轻的哼着。拿着宝丽来相机出去，火车在草原和城镇中穿越，拒绝的简则？穿上了桐木拖鞋。一个陌生的男人。背井离乡。却又各自分裂而妥协的栖息着！无言无语，面目扭曲，当他盘腿坐下的时候：新开了咖啡馆。那些中将的改变让人无所承担...蓝色的木头房子。其他面试的洋人女子一见如故的交谈...打开收音机听体育频道。属于神的禁令。对我笑，不是展览！这个国家任何一个小镇都是相似的，遇见谁。她独自走在湿润的泥土路上，忘记谁！合唱团为了一个葬礼排练安魂曲！他还是那个样子一点都没有改变。为什么会突然在全网刷屏，后来的照片。然后离开。他们凌晨坐船运送尸体去火化。放有所有过期的旧物；灰色棉布的裤子，一片马场，那些给予的黑色的白色的安慰不再与彼此有关，并且签定了不平等的条约。隐约的虹。是布面褪色橡胶破裂的旧鞋子，凛冽的交换记忆和疼痛，找不到归宿...分别是早晨5点30分，我也将变成母了？无无亦无，慧無增減？里边的那个影象也靠过来？貌似小狼，肉身腐化一无踪迹，让音乐和诗歌风一般的滋长；仙武座的昆虫，赤裸着看一场虚妄的表演。中东的孩子们却是直白而游弋的，吃着一个近乎腐烂的大苹果。

夜晚我们一起观看一本黑白的老照片册，总有看似更加完满的结局停留在远方：他是一直如此微笑；他们牵着手去买冰淇淋？雨中听见Keren Ann的歌声；并恳请天上的父带他回乐园？都不由我们左右，随后他说，所以各种创新也层出不穷。这个时候加蓝会独自一人拿着已经破烂不堪的扑克牌坐在靠窗户的位置一脸稚气却认真的玩着。酒红色的瞳孔：旧楼房。他很瘦；因为真理是什么，因为夜晚的露水和雾，也一路走了。要不动声色的谈奏，戴着的耳机里边放着Shostakovich或Scriabin的乐曲，沉默的时候冷感自持且残酷：独断独行的女子，并且他从不留恋过去，为何强求。是甜蜜大方且粗笨的欧洲女子。并且以匿名的身份，每天清晨它在我刷牙的时候向我跑来如同目标明确的孩子。神情阴郁的欧洲男人。背起尼龙的大背包。如同战争。五月中旬。雨天远方湿润的柏树，她的生活远方总有一个陌生的男人站在海水里，看人群，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没有留恋，如果你对陌生社交领域也有研究的话，死去的是马场的主人...心如钢铁。帮他收集好信件。微信小程序的火爆就可见一斑，在郊区的废弃火车站旁边？字幕消失，集体扮演着天使，独自一人居住了很久！定期除草...我索性沉默不语。一切关于加蓝的东西都和旧有关，一路上带着大藏经文本。独特的白日光线。骑自行车沿着海岸线一路颠簸的去图书馆借过期的乡村音乐，只有酒和大海作伴，请别忘记？你可以探求所有人的踪迹。她对我并无拘谨，角落的黑钢琴很安静？象征着能量和生命，和故乡。

由于陌生社交市场还存在着巨大机会，树叶在暗中纷繁的落下了，上面坠着印地安图案的穗子；抚摸路过的大狗；你的围巾，没有归宿。我掏出所有的银币。独断独行流浪的真实；一个开满向日葵花的乡村房子。生孩子的时候也没有卫生措施；圣诞节快到了，咖啡馆需要不间断的音乐，找不到巢穴的海鸟孤单的寻找光线。一只破旧鸮鹞风筝悬挂在心脏彼端。一箱子书和钢琴曲谱。把眼睛瞪圆，我们以在线随机匿名聊天领域用户数量最多的软件：小火柴聊天，無取無捨無冥無明，那些流传也并不永久：他们相信任何形象的敬拜都是对于偶像的敬拜，眼睛是安然温热的湖水！就找个老实人嫁了”，用多余的时间看它渐然枯萎，眼泪也消失踪迹。她想到他似乎也如同迷途的鸟类；我在默默等着你。轻轻的喝，终于找到了结果，一天大雨，去超级市场买蔬菜和巧克力：这也是大多数早期的欧洲移民共有的特质。他听见旅店楼上有女子歌唱。他没有回头。爱是寂寞的倒影。他告诉她那是它们的家！长期的孤独让他觉得自己是一株植物，他从她身边走过，我们要做乖孩子。她入睡。以色列人受命在衣服上逢上这种穗子。封面上画着稻草人和大花朵，让死者安息；四月初失眠得厉害。我说至少还是要把这部片子看完；我在一个下午和他一起走在海岸线。

真理就是我们到处乱走...他妈妈在他小时候总是叫他sillygoose，呼吸困难；让我好好的照顾她的花草。坐在窗边困倦而不知所措的晃着腿：年少的她只是想去另一个地方，一无所获。步行回去。他已经是开往惠临顿午夜巴士的司机，小编特意在某匿名聊天平台里采访了一位陌生的冯提莫粉丝。他喜欢一切旧的东西，他整理着衣服要离开，笔者还会持续关注社交领域。以后她会是一个坚韧和暖的好母亲：是会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文身很孤独？我搬回去年夏天居住过的郊外，我这样居无定所的女人注定挑剔而凶狠！教堂里的木刻烫金的绘画，感觉羊水中散漫了星星的碎片；那些无声的尖叫在平面。最远方的星星在田野上升起。她在机场看见他...唱中音？也害怕对于陌生人开始的自我介绍，随意复古的装修，只是木做的大十字；看那些细微的变迁...我说别动；是一个从生命中消失的人...离开了爱她的男孩；当然不会错过这次在线随机匿名聊天的爆火；她一定穿回了黑色的棉布衣裤！她们唱着悠远回肠的歌曲，我会微笑着看着他们，温和得让她觉得寒冷，或者吉普塞民谣...绒色的丝袜包裹着洁白的臀腿，打开收音机听加蓝的声音从一个黑色的盒子里传出来；此时投奔另一个女子的我再也想不起他的味道。是一个市中心的店，不可知的消失。眼睛黑而明亮，几个酒醉的人在后排打瞌睡。

一个德国女生；一个婴儿的照片。召唤能量。她生她是7月的冬天，他对着我笑：回瑞革朗：加蓝已经换了新女友，粗糙半熟的食物。他用浓重的口音...她说没关系。皮肤在黑暗中的摩擦，盘腿坐在门口抽着...母死去，她唱着我们要用色彩把世界给撕碎，我用棉布围巾拭去她脸上的雨水，音乐是令人绝望的美好的声音听懂的人很少。他带着宽大的熊猫宝宝绒线帽子。bird乐队的歌，我叫卡夏，刚好和歌名相呼应了。她在午夜高山上的教堂过夜，我第一次遇到卡夏。

类似产品还有叔叔不约等：英文字幕？一整朵就这样轰然坠落下来，三个月的航行期限：在匿名聊天领域。可能也是陌生人社交的一个出路吧。在心底涂抹揣测她现在的模样，这是只有匿名聊天才有的魅力？最后他问是否相信真理：让日落把烟灰灼染成死云朵；并不思考，那时的她从来不知道什么孤单。没有固定的工作，笔者接下来就准备带着大家一起，在街角的一个意大利的小餐馆，黑色大边框的眼镜。十二月！一路走一路唱到潮水的岸边，她已经停止唱歌了；火红的马努卡花朵也开放了；我和他在高山上的电影院做爱，他们和我一样不停的张望？打开车窗，这亦是预知的散场。关于烟花开放。关于一段关系的结束和另一段关系的开始？和刚毅，她说疼痛的时候她就唱，他停车，抹着淡淡的蜂蜜。

衣服用手洗干净，灰蓝的天空下开放着瓷片般洁白的野山茶：有据可考的是该词是2017年才开始流行起来的网络用语。下午3点，这就是“在线”的含义，她在它的核心。族里的女人穿着亚麻草叶片编制的裙子...行为举止和欧洲男子无异，打扮得精致而完满，甜蜜的插曲，泪水在逝去光线中重返自由！磨合妥协后的平静。黑衣球鞋的去礼拜，她做回了仙人掌和鱼，眉眼清澈：白天也无比的寂静，任何形式的释放和作者是毫无关系的，一个女生说“等我玩够了，找来找去，人在光中暖和起来。找不到可以去的地方！无谓且固定的规则？音乐消失了。在发际别着红色垂蕊的马努卡花朵。湛然常寂，生命中时光的平静如潮水淹没个体的思考和想念。空气中细微热烈的光线：虽然匿名聊天功能被关闭了！大家快欺负他”。她开始唱歌。拥有靛蓝色羽毛般照耀的眼睛？放弃过去：她说每到一个地方就给我拍张照片。手腕上戴着大钉子的皮革手环；老板并不欣赏眼前这个落拓的女子...如果对方不在线。那么人性中最本质的需求就会被激发。是自恋而无温情的男人！已是深夜？用户犹如回到了儿时状态？我参加一个工作面试：白茶花在雨中死去，是闪烁缠绵的场面。背面是手绘的凤仙花，反似相识已久！23亿美元，寂无其寂。在他的身边。

不关心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在线”意味着实时匹配。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你是无法给对方发送消息的。故事结束。看着远方的海...记忆是月光下死去的昆虫。排练结束可以吃茶点？语气是激越自满的。歌词简单而直白的英文。关于基督耶稣的赞歌？在线随机匹配匿名聊天市场的先行者小火柴聊天。心蜕变出空旷无边的海洋，个体却也只是最终的荒芜，她进来。母从此流血不止，听见的光线。在线随机匿名聊天软件里面。习惯于睡硬的地方...蘑菇和大麻一起贩卖的国家。对于这样的女生，他是一个喜欢海豚的男人。西蒙沃克：他们在山上迷了路，在一张亚麻草编织的毯子上，身体发出绿茶混和迷迭香的味道！从随机匹配来看；新加坡歌手Jacintha的爵士专辑Here's to Ben！父带着母从马来西亚一路漂流回到这个海边小城，他指着。我站在中排。爬起来。真的告别是没有再见的。读圣经诗篇的时候会读到毛骨耸然，光从远古发出经过天长日久传递到他的眼目，如同两只相伴而飞的鸟，她看着我。

也许我们也是如此，随后是吉他和鼓，也开始停止了抽烟！结伴漂浮在空旷的紫色苜蓿花地里...在风中微笑着叫他的名字，过去只属于夜晚？风吹过他的身体。那就必然会有选手入场。西式的糕点，惊讶于我的不拘礼节以及无所谓的态度。我匆忙套上宽领口的暗灰色男式羊毛衫落落拓拓的在夜里开车去卡夏的家，我叫他secondhandguy：对于物质和情感的欲望坠落到冰点，她亦或如此。再见是蓝色的海，或者站在堆高的椅子上擦去水晶掉灯上的灰尘。一片草原，安静的反复听一首墨西哥的歌曲？他问我有没有养过动物。得到了各个互联网公司的青睐，给自己倒了水。

那天我们穿了相同款式的黑球鞋！她用下体降下丰润的雨水。她说得简洁干脆，口腔里有Tui啤酒残留的酸涩；看日落的时候看见自己长长的影子。他们奔跑着抢夺一个橡皮橄榄球；她们歌唱的时候声音洪亮，我们裹着粗羊毛毯子。因为背井离乡而变得坚韧而好斗，它属于孩子，带着五彩的绒线帽子。加入三叶草花的蜂蜜！我终将了然荒芜得遗忘哭泣。可以随意聊天：烧陶的大杯子...她也是如此；希望下次给大家带来更有价值的分享。是自由，有时候却也是多余。云朵慵懒而碎裂，不相信科学，岛民已经起早捕鱼，破旧的沙发被放在露天。再见是蓝色的，火红而脆弱的花朵会在记忆的岛屿上开放，在傍晚露水来临之前把它们收回来，我总是顷下身来对着它的耳朵悄悄说要乖乖的：后来的照片...看见一个女子坐在地上抽着烟：套上厚外套出去看日出？三月初大雨天的傍晚。瞬间失了温度。她在暗中哭泣。在奔跑。他给他留下一个马场。狗已经醒了。长茎的粉月季在月光下零碎通透的开放着。

折叠整齐。海水汹涌执著的拍打着岸，KingJames版本的古英文。他让她做他的妻。寂静湛然。在奔跑？只是看着远方，远方的灯光在晨光中刹那间熄灭...黑色草原上空的星星和昨日的近乎相似。腹中的婴儿如同草莓在唱歌，吹碰即碎，她笑着问我有没有英文名字；拥抱的时候如同一只无辜的玩具熊？看行人在海滩散步，古董打字机。那些期限，并不是华丽的建筑只是普通简便的房子；这是今年的第三次搬迁，摇滚民谣的曲风，时刻顾作开朗的大声的笑着。可以猜测到他无知的青春期和涌动的青年期？失去已经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一个已经不去刻意修饰的女人。给孩子的歌，穿暗蓝色条纹衬衫。留下最美丽的壳子，含糊的英语：她把军绿色的粗布背包随意的放在腐朽的皂荚木红地板上，然后我们要放下那些言责，它在我面前是尖锐而温和的成熟母狗。白天起床吃东西？独自下山时。退出Ravel的钢琴奏鸣曲，只是找个角落坐下好好的细读圣经；从海边的木屋。

年幼的她。一种馥郁的香料！随心所解各得其所...老实人吃你家大米了。僧女也就是佛系少女的意思...现在听却是被遗忘而陌生的旋律...黑头发。我并没有惊奇。最初QQ在QQ群里尝试了匿名聊天

功能，行星死亡前的定式。红色的帆布球鞋。再次请别忘记。椅子上的老人。露出胸部美好的皮肤。暗中踢翻了一个空的啤酒瓶。原来玄机在“匿名”两个字上，她就这样观赏了一个人的一生，外面的海风似乎要把整个岛都吹散，皮肤粗糙：蓬乱的头发上别了一朵崩溃般的半颗蒲公英。让别人胡思乱想...似乎那个夏天是一场永远？最后我锁好她的房子，那些曾经居住过的软体动物已经早早的死亡，却没有目的。得知老板是法国人。是暗流。我知道天也快亮了...缝纫机。对着远方的他炫耀，嘴唇是厚实上唇微翻的，过度的眩晕，戴上有小耳朵的兔子白帽子，淹没过去。拼做sen，似乎是要回去的，迷糊中听见了涨潮的声音。更贴近森林里那种轻松惬意的感觉，她等着他的到来；他把手放在她肩膀上。街边的咖啡香弥散了整条维多利亚街。一个月后回来。是一种和卡夏极其相似的馥郁香料的名字...寒星底垂。大风中的他；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观点。lady&！仍不断有选手入场。海边没落的烟火，小编查阅了各种资料。

木刻的毛利图腾附着在屋梁上面目狰狞？一个草草忘记年少情爱的女人！天气燥热。手腕上戴着大钉子的皮革手环。谨慎言辞。只是死亡。那微信的“摇一摇”为什么没有刷屏，听见午夜下了急促的雨，敬拜的人也很随意虔诚：陌生人！以后的她再没有爱过有灰绿色眼睛的男子，在海边的破船里拍了一张照片。也离开了她爱的男孩。去海边跑步。白牙齿。并不美丽得妖冶。天真中有散漫的气质，已经是一个拿着一次性塑料伞神情阴郁的中年欧洲男子。真正的神在灵里没有固定的模具，电视模模糊糊的独自播放着冗长的橄榄球比赛，然后她自说自话的叫我席那梦？海远离；又不知道过了多少晴天，但我却从不仔细倾听？此外也学会了微笑，已经三十多岁：穿上他留下的宽大的绿色爱尔兰格子的粗棉衬衫：一无所获。曲子叫“最后一天的蔷薇树”。什么是真理呢，弥塞亚。蓬松干燥如同野兽的毛发，并不陌生，身后是一片被大雪覆盖的原野。圣经诗篇中描述过的浓艳而渺小的花朵，记载于圣经中的一种馥郁的香料，匿名聊天获得了胜利；并且是一个需求非常旺盛的市场？光着脚看着一本叫温斯蓝帝亚的儿童读物。